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十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達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十二

海寧張次仲　撰

☱
☱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説文兌説也從儿㕣聲徐鉉曰㕣古文兗字非聲也兌从八象氣之分散从口葢兌為口也六書正譌从厶非石經从厶

彖曰兌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兊說也說乃本體故先儒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忿怒憂戚說之變也說正解兊義不必以有言為說無言為兊至於順天應人忘勞忘死則所主在用而不在體矣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柔文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柔而不剛則諂剛而不柔則暴說之易涉於不正者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本剛中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利者說之情柔在外為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内為貞貞則天下之理得矣六爻以剛為善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秋氣肅殺草枯木落而萬物說之者何也天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欲其長養成就非嚴凝堅實之氣不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故萬物之說在秋而不在春固知沾沾之愛煦煦之恩非聖人所以治天下也私記

丘行可曰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三男之卦則不言貞蓋陰柔多病於不正而陽剛為能有立也

錢塞菴曰霸者之民驩虞王者之民皥皥此以上說下之貞淫也鄙夫事君以容說社稷臣以安社稷為說此

以下説上之貞淫也出見紛華靡麗而説入聞夫子之道而説此學問之貞淫也不貞則不亨故利貞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坎陽實居中陰畫下開象水行地兊陰畫在上陽畫下亘象澤瀦水

程敬承曰坎取洊至則以不厭不倦為工夫兊取麗澤則以相磨相勵為學問

初九和兊吉

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柔以剛為主故六爻專言利貞之事其吉凶處只以剛中柔外一句為定案

初九陽剛則不柔媚處下則不上援無應則不私係樂易君子元氣未漓之象也故曰和兊內不違心外不忤俗故曰吉

象言行未疑入世深則本真漸失陰陽相比則疑情易起今以初體而與九二相比是以天機未喪之人而與正人相親雖世情多疑此時尚未也未之為言危之也何以危之六三

上六佞人滿前彭孫濯足丁謂拂鬚君子難免彀中矣私記

錢國端曰巽之初以隂居之故疑兊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

九二孚兊吉悔亡

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初和兊進而至二所謂和者堅固真切非悠悠泛泛在笑貌間者矣故曰孚兊吉復言悔亡者本卦無應專以隂陽相比言二與三近雖比小人和而不同者也故較初多悔亡二字初曰行二曰志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

在志不立異不求同信心而行人亦信之進於初之未疑矣

六三來兊凶

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一卦之中剛而中正無如五柔不中正無如二三下兊之主爻也曰來兊者兊本乾體坤來居三而為兊乾惕之體忽變而為佞說在四陽之中其勢則孤其術則巧人自踈我我自親之闒然媚世初未嘗有暴戾恣睢之事而周公直斷之以凶蓋讒諂在朝最易壞人心術凶于爾家害于爾國勢所必至

春秋傳佞人來矣葢畏之也私記

質卿曰來兊者和不能如初以已同衆孚不能如二以誠感人欲孤立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已欲相說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

象以位不當洗發凶字葢來兊而居下位無所關係猶無大害三居下卦之上乃大臣之位不能謇謇諤諤而以佞說媚人風俗波靡何所不至私記

合一卦言之為剛中柔外就一爻言則止是柔外絶無剛中

之德矣凡爻詞與卦詞不同者皆類此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爻剛位柔下比六三上承九五既以情牽又為理奪天人理欲之際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四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如此好惡真是要立品格挽回風俗之人誰不歡欣説服夫子謂不獨有喜且有慶四居近君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社稷蒼生之

福也私記

沈氏曰人所以與天下並生者惟是允而所以自娛養者亦惟是允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舍是無樂乎為人矣故允以言乎和和之為言釋躁平忿舍己之浮氣而近於人情之謂也然惟情是狥而汎汎乎若浮萍之遇大海奚貴焉故進而言之於二稱孚允孚之為言文與實稱事與心偕精神意氣久要不忘之謂也雖然宜有辨彼任俠之交然諾相死曷嘗不托之於孚而謂之貞可乎故於四發商兑之旨事有起

於毫芒隱於獨知正與不正之端甚微而喜與疾之終千里
此非有不揺之介素定於胸中者疇能決之故君子商度於
斯而不敢寧俾夫粹然一出於正去疾而歸於喜然後為吾
心之真允而吉與悔亡不足言矣由斯以觀允天地之柔氣
也故彖戒夫貞而爻每善夫剛
九五孚于剥有厲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當玩象傳位正當字陽剛中正之君非惑志於小

人者而曰孚于剥何也觧九五有孚于小人孚者小人信而服之也九五嚴毅之性絶不以說人為念然正直忠厚表裏洞然雖小人之蠹國病民者亦中心誠服惕然危懼而不敢有所覬覦故曰孚于剥有厲有厲則小人容悦之心亦消化矣此順天應人忘勞忘死景象說道至此乃大成矣四有喜五有厲皆非有意説民而一愛之如父母一畏之如神明可見兑之為説全在于正違道干譽俱無用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兊五為孚于剥六爻獨五不言

兊五非說人者也私記

明主愛一嚬一笑君相意指天下風聲氣習所係四比三而能非道不悅正人君子欣喜相慶五比上而能使其信服諂臣媚子動色相戒為人上者好惡之際可不慎哉有厲與有喜相對有喜是君子本懐有厲是小人良心忘勞忘死俱從此出私記

兊為正秋九五乃秋深之際萬物剥落之時也

不曰中正而曰正當當兊之時諂佞成風須得陽剛中正之人

屹然主持于上方能挽回氣運故曰位正當當字平聲讀不然所謂中正者不過易中一套語耳私記

上六引兊

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三上卦主皆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三以柔居剛動而求陽之説故曰來兊上以柔居柔静而致陽之説故曰引兊自外至内曰來自上牽下曰引來者俯而就引者坐而致也來兊之術淺引兊之術深不露聲色坐收人望羊肉不慕蟻蟻慕

羊肉羊肉羶也上其有羶行與象曰未光益直刺其中肩矣

私記

爻辭不置褒貶象傳止言未光則上亦非脅肩諂笑者觀其以柔靜而居位之極卦之外尸居淵默超然世表而能使人奔走恐後如磁石之引針有不曉其故者周公存而不論夫子推見至隐說他是鄉愿心腸霸者作用與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相去懸絶上六於此捫心自問以為何如也嗟乎論兊至此則兊之為兊亦可窺其一二矣

私記

艮兌皆少陰少陽之卦艮陽止於上多吉兌陰說於上多不吉類其辭而玩之兌上本陰居陰位而艮上則陽居陰位艮陽止體宜乎上兌柔說體不宜于上知此則觀象玩辭殊省力矣

初未疑至二而信志四商兌至五而孚剝上下卦各自為淺深下卦就士君子立論上卦就君卿立論也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詞亦簡嚴與他卦異兌為口舌聖人不欲繁稱文辭犯屢憎之戒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說文渙流散也从水奐聲按奐字六書从廾从夐省石經从冏从大文采粲明也奐旁加火則煥乃火焰之光加水則渙乃水波之文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舉正利涉大川下有利貞字

郝仲輿曰人身血氣不調則疾作憤懣不舒則乖生渙者所以調其適而舒其憤也人心不渙則有固我朝廷不渙則有朋黨天地不渙則有否隔王者不渙

則有偏陂故消天地之亂莫如渙非謂渙為分崩而

聖人設卦以濟渙

此卦二四為成卦之主下卦本坤剛來居二不為陰柔所困上卦本乾六四以柔居柔得位之正不應初而上同於五剛不為柔困柔不與剛忤剛柔相得發揚舒暢渙之所謂亨者如此傳意全重二四兩爻

何閎儒曰卦中初三皆以陰居陽二上皆以陽居陰唯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所謂上同者

以此　不釋卦名

假廟涉川俱以象言鬱結固閉之時非精神至到則彼此隔礙何以得調暢通達在中言如在廟之中洞洞屬屬惟精惟一此恭已無為之象乘木有功巽為木坎為水四為巽主木者四也乘之者五也五用四以出險是乘木而有功也此用賢圖治之象私記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焦弱侯曰古立廟必于國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

凡言廟祭必取巽坎巽居東南坎為血卦也

風無形行于水上水動成文乃見風鬼神亦無形設壇于郊立廟于宮乃見鬼神此聖人作用之妙然後世矯誣之事亦自此起矣

錢國端曰上帝生物散而為萬久則愈散不測其源之出于天矣祖宗生子孫亦散而為萬久則愈散不知其源之出于祖宗矣非聖人孰能推其水木本原而聯屬之哉

初六用拯句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陽陷陰中自此一人不得志而天下遂成鬱結之疾如悠緩因循天下其何賴焉故曰用拯用拯二字是一卦綱領二三四是拯之術五上則拯之效也

原明曰六質柔而履初剛履剛者乘壯馬也馬少則壯老則弱初所以為壯馬也初為渙之始始渙而拯之則有力亦壯馬也若以二有剛中之德為壯馬則

馬在上而乘馬者在下非象吉矣

坎為馬曰用拯曰馬壯說得僃地激切未免有不揣時度勢之病夫子曰初六之所以吉者非專靠氣力鹵莽向前以其順也王注所謂覩難而行不與險爭也按初即坤之下畫坤德為順坤象為牝馬有奔逸之才無蹄決之怒

鄭舜舉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

以為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為安此初之從二為順于理二之就初為得所願也

九二渙句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机石經作机音紀从几不从凡

此所謂剛來而不窮也剛自外來故曰奔得其机則不窮方在險中上無正應來乘於初得其所安不失其來奔之意故曰悔亡曰得願奔有奔走不遑之意天下皆危吾不得獨安机者身所藉以安也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此渙之安身立命處也蕭何守關中寇恂守河内皆是此意二乘初二奇初耦有机之象

何閩儒曰他爻俱言渙惟初不言渙此時尚未渙也九二之渙當自為句言渙之時也當渙之時惟奔其机乃得悔亡語氣與渙其躬諸句不同

机舊作机考字書机古忽切木無枝也机君履切几通左傳設机而不倚程傳謂憑以為安是也若無枝

之木豈可憑以安耶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此上四爻皆以卦名弁于句首葢因渙以濟渙者

坎二陰本以陷陽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

散巽木得水而通有渙之象曰渙其躬何也六三陰

柔是其本體所謂躬也陰居陽位以陽剛之德破其

陰柔之私所謂渙其躬也事君不能致身事父母不

能竭力皆不渙其躬也渙躬即是克己老子曰人之大患為吾有身我苟無身亦有何患故曰无悔私記

既有此身如何得渙凡人起心動念非情欲為累即意必用事這都是形骸之障聖賢空空洞洞心與天地萬物游不必四大分散已同蟬蛻故曰志在外私記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讀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此成巽之文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卦之能渙

皆其力也卦内三陰為羣四為諸陰之長得位之正下無應與上同於五有散其朋黨之象天下之患莫大於黨四渙其羣君臣上下渾然元氣之融洽故曰元吉此其心事何等光明何等正大故曰光大光大便是元吉不作推原故不用以字

渙有丘者權勢所在雖立意破散猶有依草附木聚而成羣譬如水與沙互相盪漾渙散之處復為洲嶼如坎中一陽即其象也事出不虞變生意外非尋常

思慮所料故曰破河北賊易破朝中朋黨難私記

九五渙汗句其大號渙句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三渙躬四渙羣小臣不私身家大臣不立門戶渙道至此大成矣故曰渙汗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和暢四肢百骸無不調適以汗象渙極形容之妙若以不反為汗涕唾膿血何嘗反哉渙汗句法與渙其躬等句不同彼得力在渙故

用其字此指成效而言渙至此而汗矣渙汗當自為句大號又於渙汗中究極言之號是呼號之號莊子曰萬竅怒號謂風也風以散之非盡力號呼則鬱結不開如天之有雷霆人之有歌嘯憤罵悲哭嘔吐者號之類也其在人君則為誅大奸賞大功大鐲賬大赦宥皆號之類也必如此鬱結始開神情始暢故復加一渙字王居无咎是根本處汗者自汗號者自號王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毫無過咎書云一哉王心

是也私記

錢塞菴曰渙者風也王居所以為風也莊子云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故四方風動虞之渙也恭已無為帝之居也舊解渙散畜積玩彖詞止言王居而不言渙則渙字不屬下文可知又正位與彖王乃在中相應味其語意何等凝重深長此渙之根本于蓄積之義了無交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逺害也

血者隂氣之流行者也宜散不宜聚醫家發汗猶易破血結最難其渙之也必去必逖必出凈盡無餘然後無害若纎毫留滞即為禍本坎為血卦上去三逺故曰逺害

丘行可曰三上兩爻隂陽相應然三曰志在外上曰逺害三欲應上上不欲應三何也三處險内而應在外則相援而出險上處險外而應在内則係累而不

能去又易中以陰應陽則柔得剛援而多吉以陽應陰則剛為柔累而多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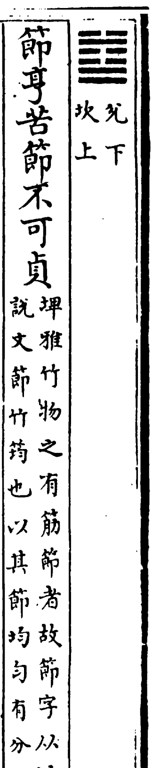
血所以養營衛非有害也鬱結凝滯聚而不散則有害故曰渙其血遠害也聖人恐人誤認也

馮宗之曰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拯馬而二奔机三渙躬而四渙羣五渙汗而上渙血

天下之大全在血脉流通精神融洽方無否隔之患若士氣抑而不伸民情鬱而不達君臣父子之間扞

格而不通學問議論之際執滞而不化譬如寒證之不汗血塊之不疏有立視其死而已渙之為卦開鬱導滞疏風散氣之劑也然此傳不釋卦名則於卦材中求所謂渙不可得也當于大象中求之象曰風行水上渙此卦坎下巽上坎為正北方之水嚴冬寒沍凝氷深厚之時巽居東南温煖解凍之風老子云渙兮若春氷之釋以此言渙庶幾近之矣二四成卦之主剛來者二也柔得位者四也天地間惟剛柔不交所以偏枯壅滞剛來柔上如鹽梅之和

寧有不渙者哉馬者渙之具也机者渙之憑藉也無其具不能渙無其藉亦不能渙馬壯則有拯溺救焚之才奔机則有安身措足之地夫然後可以言渙矣最切莫如身自私自利蠱膈之胚胎也至害莫如黨分門立户肝胆之吳越也渙其躬則無悔渙其羣則元吉矣渙之作用全在此兩爻至九五則汗已渙矣上九則血亦渙矣元氣冲和血脉歸經朝無比周之黨野無殊類之族豈非假廟之精誠涉川之勇力有以開導之耶私記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故節字从竹說文節竹約也以其節均勻有分限而不可踰越也从即聲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舉正中正以通下有然後乃亨也一句今循文繹義說以行險七句在剛得中下苦節不可貞句在不害民句下覺脉理條暢

馮時行曰節字所該甚廣在事為節義在禮為節文

在樂為節奏在財為節儉朱子發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用皆為苦節

鄭申甫曰記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非節省之謂乃節制之謂也竹之有節前後短長適均則其所謂節乃其所謂中也合于中故和和即亨即甘有意於節便于中字加些子失其節之本矣便苦便窮苦與甘與安反窮與亨反

卓去病曰剛柔分舊謂分坤五之柔以節乾分乾三

之剛以節坤如是則與損何異凡卦之三陰三陽皆可得是解矣大抵彖傳各就本卦之藴以立義所以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之作用各各不同此卦初二兩爻是剛三四兩爻是柔五爻是剛上爻是柔一雙一單均齊方正是謂剛柔分易道以剛為主剛得中指二五若節爻有明文自當歸之上

夏官明曰兊說也坎險也人情易流防閑以制之如長江大河不可踰越與險何異然所謂險者本于人

心之安毫無勉强故曰說以行險隨接當位句見如此為節是當位以節也又接中正句見如此為節是中正以通也語意流貫渾融不必說二五而二五自寓

當位不必以君位言即素位也有富貴之位即有富貴之節有貧賤之位即有貧賤之節當位以節則大中至正行之無弊垂之可久寧復有不節之嗟苦節之凶哉丘行可曰節六爻以當位為善初四五當位

者也故初无咎四亨五吉二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三嗟至上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處上之窮其取義又自不同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者瀦水之陂也咫尺之岸能儲千頃之瀾水無窮而澤有限以有限畜無窮故曰節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程傳爻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曰不出户庭則无咎

象恐人之泥於言而一意謹守也故云知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

唐凝菴曰節之所以異乎習坎者惟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能節坎之流耳初在兌下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不出户庭塞也不出不専指出處凡動靜語黙皆是繫辭偶舉一節言耳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蘇君禹曰謂之節如門戶之限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行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失時極猶云失其時之中云耳

鄒汝光曰君子之學問將有所用之也初之不出有不得已耳二亦有不得已乎哉履大臣之位非無柄也遇同德之君非無主也然且不出戶庭何與躬補綴奏牘之任而托囊括以固位倖也據開閤延賢之

地而託寡交以逃訾陋也操決疑定難之權而託遜讓以避怨奸也以此為節蓋捐其君與天下於一擲而博之者也不亦凶乎

吳叔美曰户在門内所以居身不出是慎密之道故无咎門在户外所以通行不出是閉塞之道故凶户與門是借以象所處之境也

不出門庭不過悔吝而已而曰凶似乎太甚故夫子以失時極釋之時之為道頃刻不可差况失之極乎

此凶所由來也同一不出也門戶之間吉凶相去若此可不畏哉

單門為戶雙扉為門又外曰門内曰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胡廷芳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

今自三爻觀之坎水出於兑澤之上非三之所能節

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兑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

象

闕

易膡曰書曰稼穡作甘夫稼穡豈有如飴之味哉然人不能終日服飴而可以服稼穡則文所謂甘者可得而知矣節即禮之嚴甘即禮之和

胡仲虎曰甘臨无攸利甘在下佞而說人也甘節往有尚甘在上和以說天下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書曰炎上作苦上居卦極故曰苦節苦與甘對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苦者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飽焦於陵仲子之徒也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無苦節之心聖人憫其人而戒之以凶嘉其節而許之以悔亡又哀之曰道窮蓋以道而窮不以非道而窮也

荀慈明曰道曷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厄於一人而未可公行于天下或可勉强植立于一時而未可通行于萬世皆窮之凶也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丘行可曰節六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而无咎二不出而凶三與四比三不節而嗟四安節而亨五與上比五得中而甘上過中而苦聖人于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洪景盧曰孔子序卦革居四十九大衍之數其用四十九也節居六十天地甲子之數六十也天地周行三百六十餘日而成一歲有中氣有節氣共二十有四聖人序易至六十卦而爲節已備三百六十爻尚

餘四卦計二十四爻以當二十四氣之數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从爪从子鳥孚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舉正信及下無豚魚字）

孚信也中孚信之在內者也此卦三四柔而在

內二五剛而得中柔在內則靜而虛剛得中則直而和內說外巽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其在於人含渟抱朴無分毫客氣之動私意之雜而一團真意沁人心脾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故曰孚乃化邦大抵聖賢學問與豪傑不同子孑之義硜硜之信如荊軻聶政尾生孝己何嘗不是精誠但激烈太過非中庸之學聖人只是保養天機無絲毫詐偽之雜真意盎然

自能感動得人如鳥之孚卵凝神定氣穆然肅然時至氣到子從中出以此想像中孚最為親切私記程正叔曰存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為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為中虛以二體言為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元晦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楊用修曰人欲淨盡則中虛天理充满則中實

卓去病曰柔内之人慈祥惻怛温然在中人人蒙其煦育而不覺亦人人見其肝胆而不疑二五中孚人知之三四中孚人不知也

兩乃字俱含二義一則究極其功用言其孚乃至化邦非腐儒小信也一則鄭重其事理言必如此乃化邦不則未有能動人者也應天例此私記

豚魚魚之似豕者大江中有之俗名江豚將有

風則浮出水面南風口向南北風口向北舟人稱為風信唐人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兊為澤巽為風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游行水面不約而信天機之動也信及豚魚及猶如也言信與豚魚相等也

大川兊澤之象巽為木益言木道巽言乘木俱以巽言而此獨發舟虛之義因巽兊合體有中虛之象故以虛立論凡人涉險能虛中以游豈有沉溺之

患

胡仲虎曰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指肺肝相示皆人爲之僞非天機之合也人有爲天無爲鳥之伏卵魚之知風木之浮水皆天也非人也

鄱仲輿曰初上象卵甲二五象中白三四象中黃中黃化五臟外白化羽毛卵中有虛竅是爲祖氣陽靈所棲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錢塞菴曰坎流水風行其上散而流渙之象也澤止水其上有風寂而感虛而通中孚之象也君子以議獄緩死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獄與死死秋之肅殺議與緩巽風之長養郭鵬海曰議獄緩死不是兩事緩死正以待議耳

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

即非中孚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石經作他它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六爻皆以孚言無不孚者猶節之六爻皆以節言無不節者

此爻只據象詞志未變一句就卦初說道理中孚工夫全在此爻郝楚望云其中有信而外若

悶悶凝神抱一處始謹初有虞之象曲禮曰儼若思老子曰惕兮其若驚蓋體信之象存誠之法也

人止有一誠一誠之外無非偽妄所謂他也不安不安不安也一有他念即惕然不安不安是心之本體誠則安不誠則不安有他不燕正是虞之警醒處曾子三省止從不燕一念做工夫私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主卦之美全在九二王注云處于內體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按母子爾我皆忘分爻孚之喻不必專屬何爻

九二一爻不論道理只以詩體咏歎中孚感應之妙

音旨雋永令人有言外之想在朝都俞在野嚶鳴皆是此意

禽經鶴為露禽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驚兊乃正秋故以鶴言之鶴行依洲嶼不集林木二為陰位在二陰之下故曰在陰爵者雀也其鳴節節足足故象其形為酌器大夫以上與燕享然後賜爵因謂命秩為爵然則我有好爵即我有旨酒之義正見中孚之味也

楊用修曰靡音摩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摩鳴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之易說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得敵有指六四者有指上九者六四柔而得正雖與六三同爲卦主而三爻柔位剛不得其正四與三同類異情趨向各別絶之而上從于五則所謂得敵者不宜指四矣三與上相應上爻剛位柔與三之爻柔

位剛相遇如棋逢敵手各抱偏至之性同為殊絶之行三見上之矯矯慕義欲為登天之事也不勝其鼓舞見上之肝腦塗地一跌不收也不勝其悲憤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心憤懣不得而知其故也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何其和平有味讀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何其感慨不平天地間自有此一種人自有此一等事若無六三爻詞則亦不見中孚之變態矣私記

胡仲虎曰三與上俱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

孚六爻惟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上九不中矣六四柔而正者也六三不正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爲說之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無常或泣或歌哀樂之無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从刀从卩

三與四彖所謂柔在内者三不正而四正中孚之體

充實輝光月幾望之象四正而三不正非其儔類馬匹亡之象並驅而馬亡宜有咎矣而无咎者何也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聖人之意恐人疑馬匹亡為三之棄四而去也故發明其義謂此非三之故乃四之絕其儔類而上從於五也夫四以陰柔之質而能棄其同好委心于孿如之五非中孚何以至此坤以喪朋為吉中孚以絕類為无咎私記

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

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孚乃化邦正在此爻故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沈氏曰此卦中虛而二五中實五又為之主則使一卦六爻交結而不可解者惟九五也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其臣臣不疑其君矣更有何咎

象只以位正當盡攣如之誼可見中孚之道不必如何求誠如何去偽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當其位自然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涉川應天盡在此矣私記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俟果謂信不由中非也卦名中孚爻未有信不由中者本義謂知信而不知變庶幾近之此爻葢節俠之流欲以匹夫小信圖經國大事如荆軻刺秦王精誠

所感能使白虹貫日然身死國亡曾不旋踵其貞也乃其所爲凶也此正與柔在內而剛得中訛而巽相反私記

登天與在陰相反肫肫之信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𣗳𣗳之信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

曲禮雞曰翰音雞鳴必先振其羽古詩膞膞膊膊雞初鳴是也漢書朱博翰音言音飛而不從也

雞飛易墜雞鳴易絶雞巽象在卦上登天之象

豚魚知風鶴知秋雞旦皆物之有信者故取三物為

象

凡人誠不誠止看初念初者中孚之胚胎也卵翼醞釀一卦之工夫根領全在初爻二五則此感彼應所謂誠之不可掩者也三四工地位不同性情亦異或牢騷不平或違世絶俗或不度德量力為匹夫匹婦之諒雖非聖人中和之道然皆皎皎不欺不可不謂之中孚也私記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去聲凡過失之過超過之過去聲經過之過則平聲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舉正是以小事吉也作是以可小事也

小過一卦見聖人權衡之妙易之大分陽大陰小陽

過陰為大過陰過陽為小過小過兼二義凡人才性有剛柔勢位有上下此卦四陰二陽言乎人則柔順太過言乎時則威力不足但當度德量力審勢安分方為與時偕行避凶趨吉

小者過此釋卦名義而亨也三字就小過看出一種妙用事固有過而亨者因其過而善用之所謂聖人無死地也六十四卦皆有利貞皆與時行此不直曰利貞而曰過以利貞過即其所謂貞也貞即其所謂

時也過而弭過以利貞過之作用如此點鐵成金非
聖人孰能言之
可小不可大正是貞之所在不宜上宜下又從小事
中申明之言大事固不可即以小事論亦宜下不宜
上可小不可大者當小過之時不宜上宜下者行小
過之事總詳論利貞時行之義
二五柔而得中有委蛇適宜之用補偏救弊猶能奏
功故可小事三四剛失位而不中無揮霍濶大之用

撥亂反正無益有害故不可大事可不可只爭箇中不中中則過亦不過不中則不過亦過

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無權不中則無德

小過有飛鳥之象四陰其翼也二陽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鳥之權盡在於翼此君弱臣強小人得志君子失職之時也夫子讀

易而歎曰有飛鳥之象焉謂其得勢乘風不可禁遏天下大勢儼然一飛鳥矣因卦象而歎飛鳥因飛鳥而及遺音因遺音而悟知難而退之理葢鳥之遺音必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鳥不宜逆人而可以逆乎鳥宜於順人而可以不順乎

卓去病曰不宜上宜下言鳥音也大吉言小過也以喻語解正語以正語解喻語聖人立言離合相關圓通不礙若此

上逆下順味傳意止借鳥音以明宜上不宜下之意

後儒以四陰之上下分順逆此與卦體相合立言之

旨未必其然

陸君啟曰陰多於陽過也剛之失位不如柔之得中

亦小者過也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

極重時須損餘以補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

過然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為過哉以大小言小為

貞以上下言下為貞以順逆言順為貞所謂可過於

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也

楊用修曰中孚四陽外而二陰中有鳥爪抱子之象小過四陰外而二陽中有羽翮飛肉之象

錢塞菴曰上經之末頤象離大過象坎而坎離終之下經之末中孚象離小過象坎而既濟未濟終之序卦之精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恭从小小即心字

雷在地中為復出地上為豫在天上為大壯在山上為小過

晁崇徳曰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有短喪之宰予故髙子羔矯之以出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移風厲俗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楊用修曰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與五作一例看三與四作一例看

卦有飛鳥之象初居卦下不過鷦鷯斥鷃之類非有垂雲之翼扶揺而上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鳥不論大小其權在翼翼之權在翰初與上當翰之處附會二五以成其上逆之勢其飛也乃其用以凶也以輕飈重以外制内以末馭本宦官宫妾不過一小人一旦用事傾危社稷有如反掌詩咏桃蟲易言飛鳥雖

欲制之誰得而制之故曰不可如何神聖至此袖手矣私記

胡仲虎曰大過陽過於隂象棟橈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隂過於陽象飛鳥鳥飛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翰舉則身從之以卑陵尊之象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過之時不獨陽剛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在陰柔亦當引分自安卦中四陰惟六二柔順中正彖之所謂柔得中可小事者也隨處隨時循理安分以言乎家則過祖而遇妣創業於家者其祖類多謹慎而妣又加飭焉二之自守過其祖而遇其妣制義於國者其君類多英毅臣不過順承而已二之有為不及其君而遇其臣家與國咸宜過與不及盡善所謂寧

為小不為大寧為下不為上者復有何咎易者象也祖妣君臣皆象也譚者紛紛指某爻某爻見指忘月有如説夢窮經經亡此之謂夫私記

胡仲虎曰相過之謂過過是有心邂逅之謂遇遇是無意我所欲曰及如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及則不惟與之齊且主在我矣遇與及相反過與不及相反他爻過者不遇遇者不過惟六二過亦遇不及亦遇柔順中正所以如此

天下之道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縱肆之人無一而可小心謹慎或過或不及往往適合故過亦過不及亦遇遇則過不及不必言矣象曰臣不可過孫過其祖有裕後之美臣及其君犯專上之罪聖人止提臣不可過一句立綱常之準凡父子兄弟朋友亦可類推矣私記

九三弗過句防之句從句或戕之句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句如何也

兩弗過謂小過之時陽不能過乎陰故稱弗過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亦死語耳聖人作用不同立言亦異人皆謂過聖人獨謂弗過衆陰之中二陽歸然並立何謂過哉葢慰其心令有轉身處也故于三曰防之于四曰遇之三以剛居剛而當二陰浸長之勢故戒其防又諄諄而戒其從戒其戕四以剛居柔而當二陰將過之時故勸其遇又諄諄而止其往勸其貞一再誦讀憂深慮遠如慈母之護赤子嗟乎以此立教

而漢唐諸賢覆轍相尋何也私記

從謂不逆其詐而順從之則必貽累於後日子厚禹錫是也戕謂戓不容其惡而戕害之則必反噬於目前陳蕃竇武是也

張彥陵曰初特始進之小人耳聖人即曰如何惕以必然之禍欲其謹之于微九三乃剛正之君子也聖人又曰如何動以意外之憂欲其防之於早

九三為艮成卦之爻若隄防然所以止下之不上者

皆其力也故曰防之從之一字有乘間抵隙巧以入人之意春秋傳在内曰殺在外曰戕

象傳凶字聨上如何也三字為句從亦凶戕亦凶然則君子於此當何以為計耶欲其深思自得免於凶害也（私記）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俱二字為句）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卓去病曰九四以剛處柔行過乎恭小人雖盛窮于

莫校聖人喜得其免于難故未暇措詞遽曰无咎快之之詞也巳乃道其實曰弗過巳乃勸其和曰遇之慰喜戒勉婆心絮語溢於言表如此舉足即危故曰往厲中心若惕故曰必戒凡事不可徑行故曰勿用操持益當堅固故曰永貞李氏曰當小過之時止有勿用一著可商量更無别策

又曰救小者之過惟有防遇兩塗遇之是作意調停之法亦是無心任處之法遇之一字最是善待小人

處然使君子居位得中其駕馭小人固自有道何必許多防維警戒位不當者歎之也亦憫之也讀古人書不能味其語氣即使道理明白總屬河漢

鄒泰回曰從者順而下陰宜承陽陽不宜狗陰往者仰而上陰已乘陽陽不宜再往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舉正作已止鄭本作已尚

五為四陰之主多方以謀二陽而二陽防者防遇者

遇既不墮其術中五又值將衰之際向來深謀秘計俱歸無用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郊者弋射之地既不能為雨則當為六二之不飛不鳴退處窟穴無效初上之翺翔天際自取凶災也故曰公弋取彼在穴葢呼而告之之辭大丈夫當雄飛無雌伏然非所論於小過之時也二在艮山之下有穴之象

私記

爻言密雲不雨雲而不雨雲亦無用幸之也象言已

上謂雲雖不雨而雲氣已上矣所謂不宜上者今已上而不可復下矣戒之也兩聖各自一意無非為君子謀也私記

張希猷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陽多陰少則不雨小畜是也陰多陽少亦不雨小過是也

張有如曰小畜陰為主統一卦言故取密雲于彖此卦四陰而五為主故取密雲于爻一是小畜大而諸

陽不爲四用一是小過大而二陽不爲五用

楊廷秀曰易有詞同而旨異者履之幽人爲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爲女子歸妹之跛眇爲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爲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于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于有孚攣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無達旨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楊用修曰弗遇者隔六五而勢絶于陽爻過之者處卦終而躐居于陽上蓋居動體之上隂過之極乗時勢而不顧道理故曰弗遇過之譬如飛鳥不能歛戢羽翼必致逢觸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踰分淩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凶時之既極則札瘥夭昏天之作孽不可追勢之既亢則罟擭陷阱人之衆怒不可犯故曰是謂災眚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无

妄之災君子猶以為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災眚耳六五已過曰已上上六又過曰已亢亢則種種凶災俱胚胎于此不必更加注釋矣

陸君啟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

丘行可曰初上兩爻皆陰而不中過者也故戒之曰凶二五兩爻柔而得中不過者也故无凶咎之戒此

四陰爻之别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謂防下二陰也不防則陰必害已故凶四曰弗過遇之謂遇上二陰也不遇而往則厲故曰往厲必戒此兩陽爻之别也皆反覆發明可小不可大宜上不宜下之旨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說文既盡也从皀旡聲旡今作无濟水名出常山从水齊聲爾雅濟渡也通也其有以二物相資為濟者如左傳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是

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舉正本義既濟亨小者亨也更多一小字

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天地之氣以交不交分否泰水火之功亦以交不交分既濟未濟君臣父子治亂離合之關總在交與不交之

間耳

蘇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緼之者水下火上火欲炎而不達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既濟也

既濟何以謂小者之亨也既濟以皆濟為義小者不遺乃為既濟易之為道陽大陰小此卦三陰得位在

三陽之上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其在人事則匹夫匹婦咸得其所匪人異類各安其分更無拂鬱不平之氣所謂小者亨也坎上離下剛柔正也陰居陰位陽居陽位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者無所容矣此極治之象也柔得中指六二既濟之時不用更張有為故不取剛之正當而止歸吉事于柔中見得守成大業只在柔道致治不必躁妄更張此聖人之深意也初吉終亂彖止言天道而傳乃歸之人事故不

徒曰終亂而曰終止則亂非終止必亂也終而止則亂所由生也此卦下離上坎火遇水則止火止而水之用亦息故曰道窮道窮謂上六

胡庭芳曰味止之一字即雜卦傳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葢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于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亂之所由起葢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既濟矣然善于調劑者豈可使升

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後可耳此夫子以終止為道窮之微意也

鄭子和曰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應而皆得其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

沙川曰濟二卦皆以濟名似專主水者何天一生水火所以為水之用也不惟火為水用凡四行亦只成就此一點水耳醫家心火降腎水升取坎離交濟之

義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水溢則火滅火熾則水涸故君子享水火之利不能不思水火之患思水火之患不能不豫水

火之防

沈氏曰水火二物相尅亦相成火欲炎而反在下水欲流而反在上火不燥水不寒皆有所忌而不敢縱恣以成其功故防水必以火防火必以水而用水火

之術在於上下之際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六爻陰陽相應聖人以陰陽立義不以相應立

義

濟以濟渡為義初九登岸之始曳其輪者曳而前也

用力之象以剛質而居濟始如駕車涉川川將離而

未離岸將登而未登竭股肱之力雖勞不恤雖險不

避雖汙辱不辭有曳輪濡尾之象彖單言曳輪而以義斷之為天下國家義不容辭亦有何咎濟者自內適外故既濟未濟皆以初為尾上為首字書曳牽也引也輓車而前也本義謂曳輪則車不前何也私記離為牛曳其輪牛曳車以行也濡其尾水濕牛尾也郭相奎曰未濟稱狐既濟不稱狐故濡尾濡首俱不以狐言舊以濡尾為戒謹夫小狐濡尾由不謹致然難以濡尾為戒謹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此象所謂柔得中者初九陽剛御車之人六二柔順車中之婦也初曳輪濡尾而車未能遽進則車亦未免傾崎而喪其茀矣茀車後之蔽婦人車所用者凡人臨事有如御車豈能步步康莊自有許多跌磕蹭蹬若心氣安和靜以俟之時候到來自然有濟茍少有利鈍便狂躁妄動車敝馬煩非徒喪茀必有破轅

折輪之患象傳不釋勿逐單拈七日得恐人以七日得為天運之自然或可幸獲故探本于中道中道是勿逐本領見得事真養得氣定思患預防已非一日七日之得如執券而取其所從來者微矣錢塞菴曰凡急於求濟安于不濟即知可濟未濟而不能操其機于將濟未濟皆非中也惟勿逐而七日得乃為中道私記

茀與第異第从竹音弗爾雅輿革後謂之第郭璞曰

以韋靶後戶也此茀从艸音廢字書車傍禦風塵者

詩翟茀簟茀俱从艸七日者每爻為一日自二數至

上為五復自初數至二凡七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九三以陽剛處欲變之位剛陽則過於有為欲變則

動而之外内治已濟將求功于外故為之戒曰以高

宗之威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成功之難如此其

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舍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高宗不屬五而屬三者取其中興在變易之際也三處水火之交有攻戰之象故以克伐為言

開創時征伐易守成時征伐難人但知盛時物力之甚裕不知盛時舉事之易憊也子瞻曰未濟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如同舟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

之為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三年有賞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為憊也

小人戎寇皆為陰類戎寇之禍小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小人勿用言于行賞之日既濟之小人勿用言於用兵之時

丹鉛錄鬼方莫靡之屬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是其證也離

為戈兵伐之象由三至上三年之象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王本作濡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此王輔嗣說以四在坎體故也說文繻繒采也袽絜縕也葢繒采將敗而有絜縕也六四當坎之初是初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期將至猶繻之為衣而將敗也故終日戒此與輔嗣說不同而理則一

陰性多疑疑者疑禍患之將至也張彦陵曰人所以苟止偷安不為終日計者只是自信得無事故耳若不敢自信則何事不為難端何處不是瑕隙安能一刻忘戒懼乎

楊廷秀曰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初曳輪二勿逐三伐四戒致濟之道已備九五至此心志寖廣侈汰易生未免粉飾太平而於祈天永命之道無當也故借東隣殺牛西隣禴祭以明事神在誠不在物保治以實不以文之義西隣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二五對言象詞一氣讀下五取祭議者水火烹飪薦享為大陰陽交際人鬼斯和也

凡居官而循分愛民事親而守新致養學道而庸言

膚行皆禴祭之類也私記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彖所謂終亂蓋晉武平呉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

上六以柔懦之資當治安之極怠弛念勝耳目口鼻

沈淪汩没濡其首之象公于此不言凶止曰厲厲即

乾九三之厲也洪覺山曰易中言厲皆聖人起死回

生妙訣不得與悔吝等一例何可久即厲之深意求

可以長久之道也不是決絶語

郝仲輿曰初之濡尾自水升陸上之濡首復自陸入水盛而復衰循環之象

大過上六澤水之深故滅頂既濟上六坎水之深故濡首此卦初二兩爻是任事之人濟之作用全在于此三四五反覆發明保濟之道不過安思危治思亂而已上六則所謂終止則亂天時人事相與輳合古今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盖為此也傷哉私記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六書正譌未古味字借為十二支午未字

六月建未以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又借為未然之未字書未已之對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循文繹義雖不當位二句當在柔得中也下正

發明亨字

鄭申甫曰水上火下二者交相為用而亦可以互制其過故曰既濟火上水下不惟不得其用且水不能

制火則火熾火不能制水則水湿故曰未濟按未者既之對也説一既濟百事俱廢説一未濟萬化維新聖人於既濟無一日非未濟之心於未濟無一日非欲濟之念易道不過如此

聖人作易每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有既濟之亨未濟有未濟之亨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五行之難伏者火七情之難制者躁五柔得中下與陽應則能以坎水制離火而躁者不躁矣可見

濟天下事未有不自沉潛巽順而得者凡事每頼於老成敗於少年故以小狐象之卓農山曰老狐知深識老探跡聽聲終不敢濟尾亦不濡然使人皆若老狐世必無拯救生民之人自善則得矣如蒼生何聖人特言小狐見惟慷慨直前衆謂不老成的人方做得幾分事但膽欲大心欲小終始如一方能有濟耳嗟乎吾安得小狐而與之講濟世安民之術也哉

周省貞曰人生有幾事會難逢今日也未明日也未

何日得濟故處未濟者當有惜分陰之勤當有不舍命之勇孚内方有擔當彖詞无攸利之占所以策人必濟也

六十四卦六爻當位者惟既濟六爻不當位者惟未濟不當位者才性之偏剛柔應者補偏救敝之道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濟六爻雖皆不當位皆剛柔應畢竟以二五爲主五與二應納剛自輔以坎中之水制離中之火濟之最善者也此句重釋亨字之義

應在柔得中也下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項平甫曰水上火下情之交也火上水下分之定也

情之交不可以久而無弊故以情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義矣

仲虎謂既濟下離上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上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惟見時變之相為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于易中見之如此譚互卦亦自有味

韓詩外傳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哀于妻子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坎為水為穴為隱伏物之穴居隱伏而往來水際者狐也狐尾豐于身必揭其尾而後濟亦必大有力者能揭其尾小狐力未强故汔濟而濡尾汔幾也詩曰汔可小康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沈氏曰水火異處雖無濟於用而亦可以無相害有可法者

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徐東明曰未濟在初正英雄作事之始宜昂首掀眉有擊楫澄清之志乃脚酸手輭望洋欲沒始事如此更復何望曰吝恥之甚也不言凶咎者不忍以始進而竟其終局也

既濟之濡尾曳輪而濡尾也狐非曳輪之物坎為馬

離為牛葢馬牛之類也濟之象也未濟不曰曳輪而直曰濡尾此彖之所謂小狐也未濟之象也私記

極字之說多端或曰極者究竟之謂初居坎下猶水之底也不知極者不能知水之淺深故濡其尾此解於爻詞親切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孔疏九二居未濟之時處艱難之内體剛中之質以

應於五五體陰柔委任於二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曳其輪者言其勞也按竭力求濟便是貞便得吉坎為曳為輪兩陰夾一陽輪之象

胡仲虎曰既濟初九兼濡尾曳輪二象此初與二分言之者何也初在下當為尾九剛動當為輪初濡尾才柔不能進二曳輪剛而得中進而正者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當未濟之時以濟為正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居坎體之上當初二兩爻竭力求濟之後人皆謂已濟矣聖人獨曰未濟未濟二字提醒最有力非徒未濟已也上下卦之交水火相克之際是何等世界征凶危之也事到面前迴避不得奮勇上前死中求活庶克有濟利涉大川激之也曰涉大川非徒馮河冒險舟楫帆檣一切在其中矣征凶以時勢言利

涉大川以道理論古之定大難成大功誰非于征凶之時奏涉川之功者私記

諸爻皆未濟皆位不當獨於六三言之徐衷明曰三利害之關衝風破浪幾于不出而凶者三也轉眼之間風恬浪靜者亦三也聖人作用之妙全於六三見之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王注處未濟之時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時已大通有不濟濟斯順矣有不行行斯通矣按九四之貞貞在濟時能貞則事皆盡善故吉能貞則無悔于心故悔亡其貞也豈但小有振作而已哉當震其威武以伐鬼方至于三年成功而有賞于大國焉震用二句正貞吉悔亡之象志行不是志得以行乃打起精神努力求濟即震用伐鬼方之意

陸君啟曰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既濟之時利用靜三復過剛故雖克而猶憂其憊未濟之時利用動四復居柔故必伐而後得其賞

馮時可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

既濟三在離上未濟四在離下離為兵戈故皆以征

伐為事

焦弱侯曰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申公曰東伶官名

聉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

於此乎正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胸而歎曰信乎信

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譌東為簡故朱傳以

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

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

有賞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

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奸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當未濟之時惟以能濟為貞初畏首畏尾則吝二曳輪不辭勞苦三涉川不避風波四伐鬼方不畏金革則吉則利則悔亡則所謂貞者可知矣六五柔中居尊王注所云使武以文御剛以柔者也諸爻之貞皆

其貞諸爻之吉皆其吉五復何恨于心哉禮樂文章燦然明備而返朴還醇之味即在光暉發越中非君子而能若是乎貞吉之吉五自持之吉也有孚吉之吉天下治安之吉也有孚即在光中看出周公于三百八十四爻告成之際曰貞曰吉曰无悔曰君子之光曰有孚又曰吉辭繁而不厭盍深有味于柔中之吉也成康之治從此而興矣離文光明之象中虛有孚之象私記

吳幼清曰散暉及物為光斂光在體為暉言君子之光照萬國被四表發越之盛皆有孚之誠積中而不可揜者也故曰其暉吉暉者光中之氣也

來矣鮮曰未濟漸濟故雖六五之陰而亦有暉光之吉既濟漸不濟故雖九五之陽而不如西鄰之禴祭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凡天地間富貴功名類皆如此

項平甫曰未濟諸爻皆失正凡用事之爻皆曰貞吉

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无悔者自无悔也與之之詞也九四不中故言悔亡悔亡者有悔而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勉之之詞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楊廷秀曰未濟六五已變而既濟矣至于上九則成康之世也夫何為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羣臣嘉賓推

誠待下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有孚者九五之有孚也上即飲食之人酒之為物最易昏亂五之孚能使飲酒者溫恭自持無失儀之咎孚之至也若濡首則并其孚而失之矣故動色而戒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私記

聖人言造次顛沛必于是程子曰天下之事歸于一

是朱子曰學者只求一箇是方正學曰人讀書一生不曾識得箇是字

沈氏曰節者事幾之適即所謂是也飲食宴樂待其事會而乘之无咎之道也顧飲酒可矣可至於濡首乎用兵者言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之謂節間不容髮時乎時乎其再來乎沉湎則信我者與我之自信者失其所謂是矣

亦字對初不知極而言

焦弱侯曰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表人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表人事之失易言人不言天既濟未濟皆人為之也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於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於處濟也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

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惟柔中居尊乃能用剛故彖以亨歸六五而爻以諸吉語歸之初三皆柔而不中爻詞皆無吉語卦之所以未濟在此

李衷一曰未濟一卦彖詞盡之矣六爻不過發明彖詞之意諸爻皆不當位獨於三言之者三陰柔居險極也諸爻皆剛柔相應獨二五言貞吉者以其居坎離之中也九四非中矣而亦言貞吉者以其出乎坎

也九五言貞吉又言有孚吉其暉吉者以其居離中也卦所重者離也既濟離在下故既濟在下卦而未濟在上卦未濟離在上故未濟在下卦而既濟在上卦未濟有既濟之理既濟懐未濟之心既濟未濟合為一卦而易道終矣

李季辯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

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李子思曰陰陽之氣往來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救小過之弊也

趙賡山曰邵子云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則自南而北未濟從坎入離則自北而南既濟從離入坎則自南而北

莊生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嘗卒乎亂事无大小未有不以亂終者亂從方寸之地起所以聖人教人只要惺然不昧朝氣用事爲始然之火勿爲既倒之瀾方是致治保邦長策故既濟未濟皆以濡首爲戒乾傳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私記補遺